



春秋左氏傳

十五十六

十八

囊

服部文庫  
117  
206  
4



117  
206  
4

春秋左傳卷十五 襄公盡十五年



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 吳子在柵晉以

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後黃池之會借吳柵吳子故後稱吳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公至自會 無傳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

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

為盟主所尊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發國

故在滕上 林注賊者也以時甚重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晉盜自此始

卷十五

通本力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晉受命命成之伐鄭諸侯各受命命成虎牢而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

至自伐鄭無傳

十年春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

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

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俱不敬

敬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

夏四月戊午會于柵經書春書始行晉荀

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向戌有賢行故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

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

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見門開縣門發耶人統挾之以出門者諸

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統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

者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

也人也蒙覆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為百人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主人縣布董父登

風也

也

也

疏云平旦日下庚寅前明言日者

殺

之及堞而絕之以備陽人縣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

土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偏陽荀偃

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

黃至庚寅二十請班師班還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

机出於其間出機句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

陽封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

服虔曰古者以石為  
鑄引國語有隼  
云杜不以石為矢周  
禮職金凡國有大故  
用金者去之謂曰用  
金石者作槍雷之  
屬雷即礮也兵法  
守城用礮石以擊手  
攻者陳思王征蜀  
論曰下礮成雷樣  
錢木碎是也

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

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月八書曰遂滅偏陽

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

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貺如之言見賜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

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荀罃辭辭讓荀偃

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

故皆用天子禮樂故

可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樂。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死。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非常卒見之，人。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心偶有所畏。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偏陽子

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按此二父是政注秦父  
林亦亦作交作父  
而家亦亦非  
改作父

蓋叔  
與秦  
董益

選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姁姓之祀。善師歸孟

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偃伐秦

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

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

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左傳 卷之五 昭公二十五年 四

作董本  
作後  
二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

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

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

恥諱而不書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九月子

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

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莒人間

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

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今巳酉師于牛首地鄭初子

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

擒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左傳

此皆古語也

鄭也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

西宮之朝宮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孫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

微而出子西公孫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

乃歸授甲其家臣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

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眾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自羣卿諸

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

順者欲誅不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

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

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欲為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

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

還戶閔反本  
又作環

矯

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  
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鄭及晉平楚子囊救  
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地。則可與戰矣  
武子荀營。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  
穎而軍。穎水出城陽于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義如字  
為具

戰矣  
言有成猶服。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從猶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楚以退。宵涉穎與楚人盟  
夜渡畏。欒黶欲伐鄭師  
穎者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  
致怨為後。而還  
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欲以必克。楚人亦還  
鄭服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王右伯輿也  
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殺史狡以說焉

左傳

卷之五

六

而則我楚將則而  
我楚將則而  
我楚將則而



說王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與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與之大夫

瑕禽瑕禽伯與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

對爭曲直大夫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閨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簞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

狀如圭也伯與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

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

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

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閨竇其能來

京氏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而刑放於寵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制政而刑放於寵吾能無簞

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

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

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叔

增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

四月四上郊不從乃不郊傳無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傳無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傳無

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觀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其軍也三軍各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大國三軍

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

易故乃盟諸僖閔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

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季氏使其乘

民衆三子各毀其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

車

車改軍車力蓋不

左傳

卷十五

自以去邑三民為已之私乘

九

得之

子孫

之人以其殺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

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入季氏者無公征不

之民辟倍征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

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分其乘之人以三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逾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捨其故鄭

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

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固與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場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

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

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

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此乃

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已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

所以序萬上也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

舊詐詐之舊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

公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以

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

還災陽宛陵縣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西濟于濟

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

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數伐鄭皆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

蓋積年穀毋壅利專山川毋保姦藏罪毋留慮速

而不分災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也或間茲命

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

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妘姓薛任姓實十三國

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

國家蹈躓也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

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

皆復來故鄭人使良霄大宰石樂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

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

執殺之昔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諸侯之師觀兵

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

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所難人德義如是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

以師懼師觸師蠲懼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廣車軌車相稱凡十五乘

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

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及其鈔磬鈔磬皆

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

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樂旨君子福

樂旨毛詩作樂只據注此作旨為是旨美也

卷十五

十一

便蕃毛詩作平  
平韓詩作便  
並字辨  
通鄭箋  
於此為  
切便蕃  
蓋辨治  
為之屏  
蔽也

祿攸同攸所便蕃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

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

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

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我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

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

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與鮑交代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

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侯使士

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

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盥夏晉士魴來聘

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

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

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

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梁國

陽縣東有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

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妾婦之子

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

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

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

此若姊妹列之姑姊妹若







傳例曰書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

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

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

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

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

廟及飲至及書勞二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夏郭亂分為三國分爲

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

力各師救郭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凡書

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焉曰滅敵

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荀營

士鮒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蒐而命之所以與

使士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

謂爾時之舉不以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

已賢事見九年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更文也又使欒黶

不聽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如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軍新

軍無帥將佐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

子知武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樂廬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

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文王善用法故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言不讓也世

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

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君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

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

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

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鄙鄙在成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

窆之事窆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所以從先君

於禰廟者從先君代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諡以歸

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

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冬城防書

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

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謂巡守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

以秦使  
不務廢  
良雷故  
怨君疾  
大夫亦  
通

不能脩德  
與晉競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良霄謂使睦而疾

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使歸而廢

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怨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

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二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傳無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已未衛侯出奔齊諸

之策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各從告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

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立前年為會于向為吳謀

楚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左傳卷十五

魯多則地相傾鄭全老卿則使相導魯

魯事晉之患睦也

鄭使歸而廢

晉使

魯使

二卿

魯使

二卿

齊人

宋人

衛人

鄭人

曹人

莒人

邾人

滕人

薛人

杞人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以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

其通楚使也。比年伐魯，故將執戎子駒支。

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

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苦之別名。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蒙冒，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

食之。中，分也。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

不使復得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

漏洩吾言，故令

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母是翦棄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

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

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二十二年。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

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

中書在右

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

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關以攜諸

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

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

也曹閔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一卿吳子諸樊

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諸札

附注云魯子孫魯之子不應以父名為字者且其溢號各善有係矣溢號執克比曰齊神正曰齊子叔老蓋也蓋傳寫之誤

樊少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曹君公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于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

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

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

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

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左傳卷之五

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

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入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

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

而駕塞井夷竈不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樂厲

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厲惡偃

歸棄之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荀偃

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命為

待也樂厲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遷延却退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鍼樂厲弟也二

為中戎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

樂厲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

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樂厲汰侈，誣逐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

伐秦不書情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江之會亦如

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情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

子矯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武子欒書厲之父也，召公黜聽訟於甘棠之

南欒厲死盈之善未能及入武子所施沒矣而厲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三為之請於

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勅戒之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日盱不召盱

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與之

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

邑孫蒯入使蒯孫文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以喻文子居河上而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

曹樂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

公公使歌之遂誦之不恐孫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祭於戚祭于戚而入

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若之何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

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遂行從近關出懼

作欲速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

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四月己未子展

奔齊子展衛公如鄆鄆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

殺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阿澤濟北東阿縣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尹

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二子佗與差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射兩駒而

還駒車軌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不

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

臂貫佗子鮮從公子鮮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欺

三傳

卷十五

也定姜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

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

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公使厚成叔弔于衛

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

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執

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也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

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

對大叔儀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

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

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

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

復也以邾糧歸言其食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

之穀衛大夫也以其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

獲已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乃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衛

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為二十六年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

軍可也於是知朔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懿之長子盈朔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知朔屍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

公侯大曰若三軍  
伯次同若二軍  
子之小曰若一軍也

無帥故舍之子也十三年荀懿七勳卒其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

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空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價

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陸德明  
云之祀  
作之祀

左傳

得

林同  
本行  
令

注行人  
一作行  
令據疏  
為是

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

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

察其政，補其愆過也。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

詩，以風刺。工誦箴諫，箴，諫之辭也。誦，大夫規誨，規，正諫也。士

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諉，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諉。商

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諭政事。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

於路，誦歌。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士也。相規，正也。工執藝事以諫，謂

獻。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徇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

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秋，楚子

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微，吳人自阜

舟之隘要而擊之，阜，舟也。吳險，隘，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昔伯舅太

侯命，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

左傳 卷十五

規更相  
相規此  
相規此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

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壞繫伯舅

是賴聲發今余命女環環齊靈茲率舅氏之典纂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

言王室不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能命有功

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

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

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

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

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而弗歸齊人始貳齊桓公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鄧楚徙都鄧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說子囊欲說而未暇故遺言見意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為共將死

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疏本无有字

書各天子無外所命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成郭備齊故夏城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

無丁巳丁巳七月一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十一年豹之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

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

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

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饑心無饑心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

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

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王及公侯

左傳卷十五

王稱及

行公野也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曰里曰城其外曰侯

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

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

與師後師慧樂師也後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鄭

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一說之字句非

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

三三益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罕能

改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於是乎城

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使告于晉晉

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明年會鄭公孫夏如

晉奔喪子矯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

易知字為是



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以玉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也。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娶於晉，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左傳卷十五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秋，齊侯殖宋人，伐許。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秋，齊侯殖宋人，伐許。

**傳** 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秋，齊侯殖宋人，伐許。

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秋，齊侯殖宋人，伐許。

伐我北鄙圍郟大雩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羊舌肸

為傳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干祁奚

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

虞丘書為乘馬御鄭程改服脩官祭于

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祭

渙梁順河東行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

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

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

類齊有二荀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於是叔孫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

晉許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其師計許之不肯遷

之不肯遷

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其師計許之不肯遷

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其師計許之不肯遷

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其師計許之不肯遷

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

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

同者魯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

夫義取鄭伯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械林庚

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樂麇帥師伐

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汝水東人汝楚師敗績晉

師遂侵方城之外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

圍郟郟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徵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徵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未息許及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

曰庶幾乎庶幾晉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

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貢圻父為王爪牙

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

鄭經疏本林印是以前 共元記

左傳 卷十一

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

啓啓然若鴻鴈之失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

乎鳩集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也

經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也四同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奔縣東南有桃虛九

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

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司徒印陳畢宋也

大夫畢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

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之也孺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

愬于盬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

圍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地也魯師畏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

齊師送之而復紇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甲三百宵犯

齊師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

左傳 卷十一

送臧紇於旅松臧紇失職齊師去之紇故齊人獲臧堅堅之

齊侯使夙沙衛言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

我挾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言已惠賜不終冬

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閱卒

華臣弱臯比之室因閱之弟臯比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合

向戌邑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

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昇余而大壁昇與宋公聞之

為去聲 短策謀 短淺也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

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馳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於華臣氏國人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宋皇國父為

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

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臯比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

黑色而子罕聞之親執扑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

左傳 卷之六

功一作收

扑音拍 卽當作扑

賊傷人之義又通

勉者曰吾齊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廬門戶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傳善子罕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

也縗在冑前直經帶杖菅屨直麻之有子者取其

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非喪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

正文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

失禮故孫辭唯之一語家臣不解略答家老服父母之學學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正禮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衛行

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曹伯負芻卒于師無

禮當與許楚公子午帥師伐鄭禮當與許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

屬上黨郡孫蒯不為曹故也前年衛秋齊侯伐我

書父在位蒯非卿伐曹

諸侯命有三公字當加一等葬之以侯禮

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執

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

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注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雙玉曰穀而

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所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未臣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守官之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官臣偃

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齊北

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齊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析文子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旆侯也疏建旌旗以爲陳

示衆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

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

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

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

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此衛所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人

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

矢中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如日乃弛

弓而自後縛之反縛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

郭最皆矜甲面縛矜甲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

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已卯荀偃士句以

左傳

卷之六

八



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

樂厲死其子盈佐下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

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

中殺犬示孟莊子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櫛木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木大子子晉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

中以救數闔救馬櫛也闔門扇也數其救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

板

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齊地

也言欲略行其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

縣沂水出東莞蓋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

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

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

追喜秋文无去云物不追喜也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

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試嘗

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

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

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孔子展子西

守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子西子子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

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

縣北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

成

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於陽城阜縣東入泚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

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澗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也叔向日在

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若如人和。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祝柯，縣名，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濼水。取邾田，以濼水為界也。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泗。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

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晉士匄帥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禮者善得。 八月丙

辰，仲孫蔑卒。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

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 城西郭。魯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

勾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

小。督揚，即祝柯也。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 遂次于

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泗水名。 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

我。邾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水為界，故曰取邾田。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六卿，過魯。 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

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鞞戰還之，賜唯無先整。 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

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荀偃癉疽生瘍。

左傳 卷之六 卅一

於頭瘰癧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

士勾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勾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

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口禁宣子盥而撫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指晉也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

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

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宣子出曰

吾淺之為也夫也私謂根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

子伐齊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

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季

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

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武子以所得

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

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

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入也借晉力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附注補正左傳諸本  
皆批管子之中婦諸  
子房去於注謂諸子  
內官之曰此及哀五  
年傳諸子齊而似解  
作庶公子為誤

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

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

其姪聲皆驪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驪皆二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仲子

生牙屬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問諸侯難事難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謂光已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使高厚傅牙以

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

而立之光殺戎子殺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之刑無黜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五月壬

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大子執

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

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

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

左傳 卷六 十三

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

也十四年晉伐秦子驩見諸侯師而勸之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

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

則賜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三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守以自甲

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子然子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圭媯之子士子孔亦相親

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

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子良相親故相

助其三室如一心故及於難并及難子革子良

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

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子然相親也

號之乃下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師將傳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絕納師因其會食醢

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前年齊伐齊又齊及晉

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關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

故為柯會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

以自固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

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許救魯故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武城衛石共子卒石悼子不哀買之子孔成子曰

是謂歷其本猶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秋公至自會無仲孫速帥

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莊公蔡公子履出奔

楚變母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叔老如齊冬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苦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夏盟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

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而及伐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背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楚人以為討。陳公子黃出奔楚初蔡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

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

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

罪也。稱弟罪陳侯及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

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天也。為二十二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

今始復通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



爾室家樂爾妻怒言二國好  
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

其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

疾召悼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各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一

年衛侯歸傳

輝

林之於夏公依在晉  
季孫宿納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

外之夏公至自晉無秋晉欒盈出奔楚盈惟不能防

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冬十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無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

之師鄭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魯之東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  
 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  
 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興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  
 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  
 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於此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  
 人亦當顧己得無亦類之此名此事亦皆  
 當令可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惟帝念功帝  
 念功則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功成也言非但意念而已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  
 當須信已誠至

重地也

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

夫

慶佐崔杼

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

丘公子鉏來奔

叔孫還奔燕

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

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

於申叔豫

叔豫叔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繭繭絲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

則甚矣

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

言無疾

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公子子追舒也為欒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栢子欒厲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厲使奔秦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卒欒祁與

其老州賓通

欒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幾亡室矣

言亂

懷子患之

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栢生而專政矣

栢生欒厲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謂宣子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

同為公族大夫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

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詩逸詩解是孔夫子亦歌之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

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

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

向余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

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識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

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

子吾子不許謂不應此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

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周頌烈文詩文亦有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

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夏各徵之文也定保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我無疆也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

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弟餘殛而禹興言不以下以父伊

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

及不相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

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

公不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不告謝也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敝衰壞也龍國多大龍六卿不仁人間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

周周西部掠之劫掠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陪臣

盈諸侯之臣稱於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

左傳 卷十一 二十一

妬疏本作妒  
言有妒  
忌之行  
丁故友

按何愛句應上不  
使句使往視寢生虎  
之母看視其寢席  
也

明徵  
保定

叔向

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

旬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異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在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謂天

若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罪戮將

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尉氏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

轅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

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氏盈使齊諸侯不得受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知

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

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

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

補正曰陸氏曰爵酒  
王設之以勸勇士  
注亦同

左傳云按七年註故  
謂馬過此云反教疏  
云二枚不同按以枚數  
枚數即枚數也

左傳卷十六

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莊公為勇爵

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

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其可以與

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謀新言但為

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嘗射  
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

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

而多馬為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令

遣武仲為公謝無言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魯御邑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已

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賦以重賦為罰傳

穆叔能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

用教

其

左傳

卷十六

二十三

公也

猶競而申禮注是  
字久楚代鄭而言申  
禮蓋飾辭

探有禮照上申禮字  
實言楚也

僑對少正鄭卿官也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

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執事

謙不敢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

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

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

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

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

楚知可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重之以宗

器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

事以會歲終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

石漠梁之明年漠梁在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與執燔

焉助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

公正義五月之三三朝  
注彼言飲耐嘗是  
夏今之後此言嘗  
耐謂見於夏祭受  
與執燔有禮受  
月令孟夏天子飲  
耐用禮樂春酒始  
飲之正言  
罕也

見於嘗耐補正曰傳氏云嘗秋祭耐三重醇酒嘗而以耐  
釐祖考曰嘗耐以書晉景帝紀高屆耐張是曰正月日作酒八月成  
名曰耐武帝紀耐金服慶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  
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耐助祭之禮而後因之也今按傳氏  
云三重者經春夏秋冬而成故謂三重醇酒乎

五十四

六十四

蓋事晉也

何及

也



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懼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以

為口實、口實、但有、其無乃不堪任命而難為仇讎、

前、削也、謂見、削、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

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

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

欒氏、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入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

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

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般、以、少、牢、祭以特羊、般以少牢、四、時、祀、以、一、

以、羊、豕、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

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

維、也、義、取、慎、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

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

以不懼為明年齊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楚人患之王將討

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

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

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

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轅車裂子南

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曰君臣有禮

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

敢遂縊而死傳譏下康王與人子謀復使遠子馮為

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有寵於

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豫遠子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飽是

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

木

歸非

有寵於子南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

而歸不能當道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知我者如

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不然請止相辭八

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

公孫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不復行

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

也四日子展廢良游販子而立大叔大叔取弟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

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

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

春秋左傳卷十六

左傳

卷十六

三十一

